

## 《李娃傳》中李娃的完體過程

江宇翔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

### 摘要

李娃傳為白行簡創作之唐傳奇小說，文本中的李娃身分經歷多次轉換，從一開始的狹邪女，轉為女俠，最後又回歸為傳統女性。筆者將以文本的「完體」過程，分別討論狹邪女的構成、女俠之氣營造，以及傳統女性的回歸，以分析李娃傳中的李娃，在文本以何種方式轉換其各時期之完體。

**關鍵字：**李娃傳、唐傳奇、古典小說、現象學、感受文體學



## 一、前言

《李娃傳》<sup>1</sup>為唐代傳奇小說，是唐代文學家白行簡之作。《李娃傳》中以鄭生以及李娃的遭遇為主軸，鄭生帶盤纏入京考試，偶遇青樓女子李娃便一見傾心，在朋友打聽下知道與李娃往來皆為親貴，再補上：「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。」<sup>2</sup>但這並沒有打斷鄭生之念想，鄭生更發下：「雖百萬，何惜。」<sup>3</sup>之豪語，期望能接近李娃，卻不知此為李娃與其母親之圈套，爾後鄭生被騙光盤纏淪落街頭，鄭生在一次要飯中遇見李娃，李娃看見落魄之鄭生，失聲哭道：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」<sup>4</sup>為己贖身幫助鄭生考取功名，並且求去，文本最後的李娃轉為傳統女性，並留下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」<sup>5</sup>之評價。

現今文學理論當中，多以形式、結構、社會狀態以及閱讀現象等，作為其理論依據。在閱讀現象中英加登提出「圖式觀相」的概念，英加登認為：「觀象在文學作品中只能是圖式的，它們並不是一個心理個體感知的產物，對它們的確定是以與劇中表現的事物的狀況，或者那些狀況所再現的客體為根據。」<sup>6</sup>認為圖式能讓文本與讀者之間產生反應，圖式是文本中的基底，透過圖式能讓作者描繪的各種事務突顯出來，儘管英加登已然提出圖式之觀念，但仍然無法進一步的解釋，角色的確立是如何形成，筆者認為圖式之上有個「截點」，截點是圖式之上能夠突顯角色成形的要素，而在截點之上有個「完體」，完體是文章各處截點集結後，讀者運用記憶與延伸，完成角色完體之確立，圖式及截點除了建構完體外，亦能拆除文本角色設定之完體，故圖式、截點以及完體為具有建構以及拆解之雙向關係。

綜觀研究李娃傳之論文，多以文本比較及文化研究為主，鮮少有以現象學之觀點切入，研究李娃傳中的李娃在文本中的成形過程，本文將以筆者創造之「截點」、「完體」作為研究方式，並以費什的「感受文體學」<sup>7</sup>作為分析方法，剖析狎邪女、女俠以及傳統女性三者之成形方式，讀者如何在閱讀過程中得到截點之資訊，以完成李娃之完體過程。

本文分為三部分，依據文本的敘述流程，將狎邪女、女俠以及傳統女性的李娃分節討論，三者在各自的段落發展中，如何以圖式建構截點，再以截點達

<sup>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，2012年。

<sup>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2。

<sup>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2。

<sup>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8。

<sup>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9-10。

<sup>6</sup> 羅曼·英加登著，張振輝譯：《論文學作品》，河南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12月，頁259。

<sup>7</sup> 斯坦利·費什著，文楚安譯：《讀者反應批評：理論與實踐》：「在任何或者所有這些不同的情況下，意義是蘊藏于話語之中，因之，對於意義的理解是一種具有精選意義的行為。」以此可知，費什認為作品中，意義藏於文字之中，故以分析文字之「功能」為主。



成角色完體時的綜合效應。

## 二、「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」狹邪女的構成

狹邪一詞，初始時指小街曲巷，北周時期的庚信在其作品《衛王贈桑落酒奉答》中使用狹邪：「愁人坐狹邪。」<sup>8</sup>憂愁之人坐在小街曲巷，此時的狹邪一詞，乃指小街曲巷。馬致遠的《青衫淚》也出現過狹邪一詞，但此處的狹邪並非指小街曲巷，《青衫淚》第一折：「偷將休沐暇，去訪狹邪家」<sup>9</sup>本處的狹邪指的是妓女，所以本段文字乃指：偷閒之時，去拜訪妓女。《李娃傳》中之暇邪不同上方兩者，《李娃傳》：「此狹邪女李氏宅也。」<sup>10</sup>此處的狹邪乃指妓院，故本段之原義為：此為妓院女李氏之宅第。

狹邪女為李娃在文章初期之「完體」，以吸引男性榨取財富為主要目的，鄭生初到長安便落進圈套，在經歷一連串設計後，鄭生由公子流至街頭，其中各文句為獨立之「圖式」在眾多圖式下組合成狹邪女之「截點」，以下將以此分析方式，討論狹邪女之「完體」如何構成。

### （一）純情才子遇上詐財高手

鄭生初到長安，要前往西南方拜訪朋友，經過煙花巷時是鄭生第一次看見李娃：

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，闔一扉。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乃詐墜鞭於地，候其從者，敕取之，累眄於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<sup>11</sup>

本文經歷閱讀後，產生以下之圖式。「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，闔一扉。」為外在之環境建立；「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」以衣著以及姿態表示李娃女性外表之美；「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能去。」本段以鄭生對李娃之評價為主要反應，李娃亦以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」以此描繪李娃對鄭生初見之景。

經由以上圖式組合後產生本截點，本截點經過讀者解讀後達到以下效果：

<sup>8</sup> 庚信著，倪璠注，許逸民校點：《庚子山集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3月，頁344。

<sup>9</sup> 臧懋循：《元曲選二·續修四庫全書版》，冊1761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，頁469。

<sup>1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2。

<sup>1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2。



在煙花巷裡有戶宅子，有位女子與其婢女站在門邊，姿態以及美貌絕世未見，鄭生看見後徘徊不去。在此截點上，文本形容李娃之容貌絕代，吸引鄭生注意，李娃也在此透漏愛慕神情，彼此都不說話就離去。

鄭生在打聽之下終於了解到李娃之身分：

友曰：「此狹邪女李氏宅也。」曰：「娃可求乎？」對曰：「李氏頗贍，前與通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，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。」<sup>12</sup>

本截點之組合，由以下列圖式所構成。「此狹邪女李氏宅也。」以此定義李娃之狹邪身分；「娃可求乎？」透漏鄭生追求之欲；「李氏頗贍，前與通之者，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。」以往來皆為親貴以及所得之高設下阻礙；「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。」此圖式用以增強李娃費用之高昂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
此截點用以加強李娃完體之要，透過朋友了解，與李家來往都是王親貴族，所得不少，不花上百萬金，不能打動其意志，此時鄭生回道：「苟患其不諧，雖百萬，何惜！」<sup>13</sup>只怕是事情不能成，不然雖然需要百萬金，又如何？此時李娃的吸引技法，已然成功。

鄭生遂前往李娃住處，李娃的計畫亦能開始：

生曰：「此誰之第耶？」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遺策郎也。」娃大悅曰：「爾姑止之，吾當整妝易服而出。」<sup>14</sup>

以「此誰之第耶？」做為開頭，標記鄭生已然上鉤；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「前時遺策郎也。」從侍兒之反應，可看出李娃早預料到鄭生會上鉤；「爾姑止之，吾當整妝易服而出。」李娃整裝以表示對鄭生之注重。

組合上方圖式後，可看見鄭生到了李娃府上，而李娃整理服裝及妝容出現，此截點之目的為顯示李娃對待鄭生的敬意。

李娃出場之美，令鄭生驚艷：

明眸皓腕，舉步艷冶。生遂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畢，敘寒燠，觸類妍媚，目所未睹。<sup>15</sup>

「明眸皓腕，舉步艷冶」形容李娃之美艷；「生遂驚起，莫敢仰視」以鄭生之驚訝，強化李娃之美麗；「觸類妍媚，目所未睹」再次強調李娃之風華。

<sup>1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2。

<sup>1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2。

<sup>1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3。

<sup>1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3。



李娃有著明亮的眼睛、潔白的手腕，每一步皆極美，讓鄭生驚訝起身，且不敢直視，相互拜見且寒暄後，李娃的一靜一動皆艷美，從來未見。此截點在於深刻的描繪李娃相貌，不只是如常的美，他的美是前所未見，透過鄭生的驚起，加強此截點之效果。

在兩人聊了許久後，宵禁的鼓聲響起：「久之日暮，鼓聲四動。」<sup>16</sup>，到了日暮時間，鼓聲響了起來，李娃之母勸鄭生快離開：「鼓已發矣，當速歸，無犯禁。」<sup>17</sup>鼓聲已經響起，快點離開，不然是要犯宵禁的。這看似尋常的建議，卻是李娃開始攻略鄭生的第一步：

生曰：「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雲夕。道裡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」娃曰：「不見責僻陋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。」生數目姥，姥曰：「唯唯。」<sup>18</sup>

「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雲夕。」兩人相處之快樂，以不知日月作為強調，此圖式雖由鄭生所說，實則是形容兩人相處樣態；「道裡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」鄭生尋找理由要李娃讓自己留下；「不見責僻陋，方將居之。」李娃接受鄭生之理由，並以「宿何害焉。」生數目姥，說服李娃母親。

鄭生問：「彼此談笑，不知不覺到了晚上，城裡寬闊又無親戚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李娃要鄭生如果不嫌棄此處簡陋，且未來打算租來住，先住一晚不會礙事。李娃勸說母親讓鄭生留下，截點之意乃是李娃留下鄭生，完全幫著鄭生說話，而這一留，李娃以及姥姥的伎倆才能開始。

## （二）互表情愛留鄭生

鄭生進完晚餐後，終於迎來與李娃的獨處時間：「徹饌，姥起。生娃談話方切，詼諧調笑，無所不至。」<sup>19</sup>李娃母親走後，鄭生與李娃終於談起那日，鄭生從李娃門前初見之事：

生曰：「前偶過卿門，遇卿適在屏間。厥後心常勤念，雖寢與食，未嘗或舍。」娃答曰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生曰：「今之來，非直求居而已，願償平生之志。但未知命也若何。」<sup>20</sup>

<sup>16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3。

<sup>17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3。

<sup>1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3。

<sup>1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3。

<sup>2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3-4。



「前偶過卿門，遇卿適在屏間。」此圖式用以訴說鄭生對李娃初見之景象；「厥後心常勤念，雖寢與食，未嘗或舍。」本圖式用以加強上述鄭生以及李娃初見後，鄭生對於李娃之難忘；「我心亦如之。」李娃之答覆，讓鄭生認為李娃也對當日初見有同樣感受；「今之來，非直求居而已。」本圖式之設置，用於提出鄭生對李娃非止於欣賞，而是要「願償平生之志。」以此增強對於李娃追求之願望；「但未知命也若何」用以試探李娃之意。

鄭生回憶起那天，不過就是偶然經過李娃家門口，看到李娃在門邊，之後便廢寢忘食的想念。李娃認為自己的心也是如此。鄭生又說今天來的目的，不只是找個住所，而是希望實現平生志向，但不知能否實現。此處李娃的回答，乃是完全讓鄭生淪落之圖式，透過此句簡短的答覆，讓鄭生以為遇見了真愛，而讓自己完全沉淪進去。

在與李娃對話後，鄭生向李娃母親表達來意，李娃母親答道：

「情苟相得，雖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蓆！」

21

「情苟相得」形容兩情相悅；「雖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」父母也無法克制，用以補充兩人情意之堅定；「女子固陋，曷足以荐君子之枕蓆！」以低下之姿以自謙，襯托鄭生為君子，是個相對高位。

感情如果能融洽，就算是父母之命也不能制止，我家女孩地位卑下，如何待在你身邊？而後李娃母親：「姥遂目之為郎。」<sup>22</sup>李娃母親認了鄭生做女婿。隔日鄭生便在李宅住下且：「不復與親知相聞，日會倡優儕類。」<sup>23</sup>鄭生就這樣不與親友聯繫，且日日遊樂於娼妓之間。

鄭生很快的把錢用完，便開始變賣身外之物：

囊中盡空，乃鬻駿乘及其家僮。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邇來姥意漸怠，娃情彌篤。<sup>24</sup>

「囊中盡空」鄭生錢財已見底；「乃鬻駿乘及其家僮。」以販賣馬匹以及家僮，強調鄭生財富以空，並補充道「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」再來連僮僕及馬匹都以無存，再次強調鄭生財富之枯竭；「邇來姥意漸怠」李娃母親之手法嫻熟，以此暗示其已知未來之發展；「娃情彌篤」此圖式中李娃表現的情感投入，實則是讓鄭生更為投入。

21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22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23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24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

鄭生行囊空了就販賣馬匹、車輛以及家僮，一年後財物無存，李娃母親越發冷淡，而李娃情感更為堅定。此截點說明李娃之拐騙得逞，鄭生在妓院敗光了金錢，且李娃母親開始對其冷淡，李娃在這時表現的情感堅定，因為唯有如此，李娃才能在下一步計畫中，把鄭生用的一乾二淨。

### （三）風塵李娃甩脫情郎

李娃以然讓鄭生產生情愫並深深陷入，但鄭生的財富枯竭，留在煙花巷沒有價值。李娃將徹底發揮狹邪本質，把無法續再青樓小巷消費的鄭生，做出最後的處置。

李娃與鄭生相遇一年無子嗣為由，邀請鄭生一同前去求喜：

娃謂生曰：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尚無孕嗣。常聞竹林神者，報應如響，將致荐酌求之，可乎？」<sup>25</sup>

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尚無孕嗣。」點明鄭生在李府之時間；「常聞竹林神者，報應如響。」已此吸引鄭生出門離開李娃家中；「將致荐酌求之，可乎？」已祭品祭神，表示李娃對神靈敬重，以此暗示鄭生對子嗣之期待。

有天李娃告訴鄭生，彼此相識一年卻無子嗣，聽說竹林神廟靈驗，我打算帶祭品去祈求。此句為本節之重要截點，李娃對鄭生設下的最後圈套以此為始，一步一步的接續下去。

李娃的要求，鄭生欣然接受，但下旬形容也突顯鄭生在青樓小巷，以然沒有最後價值：

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乃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，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。

<sup>26</sup>

「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」表示李娃技巧之成熟，輕易把鄭生騙入圈套中；「乃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。」以衣物典當，證明鄭生財源完全枯竭；「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。」李娃與鄭生共同前去廟宇，本圖式說明鄭生已被李娃拉出家中，且因李娃之虔誠，鄭生以為一切為真。

鄭生不知李娃計謀，欣然的答應了，他把衣服典當在當舖裡，用以準備祭祀之用，便和李娃去了竹林神廟，且連續過了兩晚。此時的鄭生財富以空，連衣物都拿去典當，以此可以看出李娃在這段日子裡，把鄭生的一切都給消磨，

<sup>2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26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

連衣物都沒能剩下。

當鄭生還瀰漫在愛情裡無法自拔，李娃已經為下一步做好準備。離開竹林廟後，李娃要求鄭生：「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，將憩而覲之，可乎？」<sup>27</sup>前面向東邊轉，可以到我阿姨家，我們去休息且探望一下。「生如其言。」<sup>28</sup>鄭生照著她說的做了。此時的阿姨家，是李娃計畫的最後一步。

在李娃阿姨家時，忽有人騎著快馬報信而來：

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馳至曰：「姥遇暴疾頗甚，殆不識人，宜速歸。」  
娃謂姨曰：「方寸亂矣，某騎而前去，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來。」<sup>29</sup>

「有一人控大宛，汗流馳至」大宛寶馬之奔馳，以及報信之人汗流，表示消息情況來的緊急；「姥遇暴疾頗甚，殆不識人，宜速歸。」李娃母親忽然抱病，需要李娃先行離去，此圖式之用在於李娃製造藉口；「某騎而前去。」李娃以情況緊急為藉口，獨自脫身；「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來。」李娃要鄭生待馬匹回到姨宅後再速前來。

有人騎著大宛馬，奔馳至告訴李娃母親突然生病，且認不得人，請趕快回家。李娃告訴阿姨，自己先騎馬回去，之後讓馬車前來，你再和鄭生一同回來。此段落中李娃離開的突然卻又沒有破綻，讓鄭生一時之間不會起疑，又能拖住鄭生的時間。

李娃去的時間長了，阿姨替鄭生焦急：「無復命何也？郎驟往覘之，某當繼至。」<sup>30</sup>到現在都沒看到回復，你快前去，我等等就到。李娃脫身了一日，至此鄭生離開了阿姨住處，阿姨也得到了離開的時間。

鄭生到了李家，才發現房屋大門深鎖：

至舊宅，門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駭，詰其鄰人。鄰人曰：「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而且再宿矣。」征徙何處，曰：「不詳其所。」<sup>31</sup>

「至舊宅，門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」鄭生到了李家宅院發現屋舍上鎖，才如夢初醒，「生大駭。」以此形容鄭生之驚訝神情；「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而且再宿矣。」鄭生至此才知一切真相，李家租屋，如今遷移。

<sup>27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2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2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-5。

<sup>3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5。

<sup>3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5。



鄭生到了李家，大門深鎖，鄭生詢問鄰居才知道李家是租屋於此，租約到期後已搬走幾日，也不知道搬去哪裡。李家早已搬離，對應今早去拜訪阿姨家，李娃不過就是拖住鄭生，好讓自己離去，此截點用於看見李娃手法之完整，且李娃就此人間蒸發。

《李娃傳》中的李娃，初期以狹邪女為主要之建構，李娃從吸引鄭生眼球、讓鄭生投入，並在鄭生毫無錢財後設下圈套，使自己逃脫，技巧成熟且沒有破綻，而在截點的構建過程中，不斷有圖式堆疊，以讓讀者理解逐步之細節。

起初的目的是吸引男性，首先在門邊吸引鄭生目光，並在鄭生拜訪時全妝而出，以「明眸皓腕，舉步艷冶。」<sup>32</sup>形容李娃之美。第一部共分成三個截點，以成功樹立鄭生為何對李娃痴迷。

第二步是吸引鄭生投入，首先要鄭生在宵禁之時留宿，為其一，在晚宴後鄭生告白，李娃說出：「我心亦如之。」<sup>33</sup>讓鄭生完全陷入，為其二，爾後鄭生告知李娃母親，李娃母親便回答：「苟相得，雖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」<sup>34</sup>顯示母親之贊同，就此鄭生在李宅住了下來為其三。三個截點層層遞進，讓鄭生緩緩踩入設計好的計謀裡。

最後則是發現鄭生無財後的甩脫，李娃利用去拜神求子引出鄭生、設計鄭生到阿姨家、藉故母親生病逃脫、當鄭生警覺，李家大門已然深鎖，並在李娃預求神時，加以形容鄭生：「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。」<sup>35</sup>典當衣物而得祭禮。此處共五截點，前四截點用以描繪李娃對於逃脫等事熟稔，最後一截點，補充鄭生的財富枯竭，補強李娃對於詐財之成功。

綜觀上述三步驟，李娃由吸引男性目光、讓男性投入，並在最後逃脫有完整之計畫及執行能力，以此建構李娃為詐取財物之狹邪女的完體。

### 三、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」女俠之氣營造

俠客精神的歷史淵遠流長，司馬遷亦對俠客形象有完整描述，《史記·游俠列傳》：「今游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隕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。」<sup>36</sup>游俠雖不合於正道，但其說到做到重視承諾，可以不顧自身安危，未己的付出且不求回報。劉若愚教授亦提出「重仁義，鋤強扶弱、不求報施」、

<sup>3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2。

<sup>3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3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3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4。

<sup>36</sup> 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·游俠列傳》，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1993年8月，卷124，頁1317。



「主公道」、「不拘小節、不矜細行」、「個人性的忠貞，或士為知己者死」、「勇氣」、「重然諾，守信實」、「愛惜名譽」、「慷慨輕財」<sup>37</sup>總共八個遊俠特質。

本節將以上方第二節為參照，第一小節分析李娃看見鄭生之狀後的後悔，以及各項截點之綜合，逐步脫離狎邪女之完體。

第二小節乃說明李娃如何鼓勵鄭生再應舉，使之得到科舉第一，而李娃在此時自身求去，組合各類截點後，以完體李娃之俠女氣息。

鄭生發現騙局後又怨又恨，絕食三日後被抬至殯葬店去：「食三日，遘疾甚篤，旬餘愈甚。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之中。」<sup>38</sup>而後透過他人的照顧逐漸恢復起來，病癒後最愛唱輓歌，且冠絕長安：「每聽其哀歌.....歸則效之。生聰敏者也，無何，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」<sup>39</sup>最後在公開唱歌中被父親撞見：「污辱吾門，何施面目，復相見也？」<sup>40</sup>敗壞家門，何必相見。父親棄之而去。

### (一) 除去狎邪之完體

鄭生遭父親遺棄後到了路邊乞討，有日大雪，他到了一戶門邊乞討，被李娃聽出他的聲音：「娃自閣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『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』」連步而出。見生枯瘠疥癩，殆非人狀。」<sup>41</sup>鄭生身體長滿疥瘡，不像是個人的樣子。此時的李娃除了震驚外，亦感到罪惡：

娃意感焉，乃謂曰：「豈非某郎也？」生憤懣絕倒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。失聲長慟曰：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」絕而復甦。<sup>42</sup>

「豈非某郎也？」因鄭生之慘狀，李娃欲確認身分；「生憤懣絕倒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」此圖式以鄭生憤恨無法說話之樣態，強化鄭生之憤怒；「失聲長慟」此圖式以聲音為背景<sup>43</sup>，大力表達李娃之情緒，「令子一朝及此，我之罪也。」以聲音為背景延伸至此，標示李娃對鄭生之詐財事件感到罪惡。

李娃問是否為公子，鄭生生氣得說不出話來，把鄭生安置於西廂，並且認為鄭生變成如此，都是自己的罪過。此截點為標記李娃悔恨，他發現了鄭生悽

<sup>37</sup> 劉若愚著，周清霖、唐發鏡譯：《中國之俠》，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91年9月，頁4-7。

<sup>3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5。

<sup>3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5。

<sup>4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7。

<sup>4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7-8。

<sup>4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8。

<sup>43</sup> 前景及背景本為照片之專有名詞，爾後在閱讀過程中，前景為正在閱讀之文本，背景為已閱讀之情節。本處敘述之背景，是以鄭生之聲音為基底，為閱讀過程中之背景。



慘乃由自己而生，一切圈套以及設計完成後，便把書生變成乞丐。

此時的李娃母親，呈現的是與李娃相反之作為：

姥大駭奔至，曰：「何也？」娃曰：「某郎。」姥遽曰：「當逐之，奈何令至此。」<sup>44</sup>

「何也？」、「某郎」兩句對白組成一圖式，李娃母親冷靜的想理解對方是誰，當李娃母親知道是誰，「當逐之，奈何令至此。」以此舉證李娃母親為狹邪之典型。

李娃決定反駁母親，並層層遞進的說服母親拯救公子。

以人的本質：

設詭計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行。令其失志，不得齒於人倫。<sup>45</sup>

「設詭計，舍而逐之，殆非人行。」以此圖式表示外在對鄭生之計謀，「令其失志」此為鄭生內在之心靈狀態，外在以及內在的相加得到：「不得齒於人倫。」不符合人之本質。

以李娃的名聲：

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，又困躓若此。天下之人，盡知為某也。<sup>46</sup>

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。」鄭生受到父親毆打後拋棄，是為肉體層面之損害；「困躓若此。」以計謀詐財使鄭生困頓，為物質之損害。鄭生之肉體及物質的雙邊損害，「天下之人，盡知為某也。」一切之事天下皆知，願顧及李娃的自身名聲。

以社會外部環境：

生親戚滿朝，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<sup>47</sup>

「生親戚滿朝。」補充鄭生於外在之條件；「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」不僅於名聲層面，也透過外在現實分析，假若鄭生親戚發現事件始末，將有禍至。

<sup>4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4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46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47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

以上天之道：

況欺天負人，鬼神不祐，無自貽其殃也。<sup>48</sup>

欺騙上蒼，有負他人，鬼神也不會庇佑。補充就算權貴沒能找上門，天道也不會放過。

從人的本質、人的名聲、社會外在以及上天之道，總共四個截點，由內到外的說服李娃母親拯救鄭生之必要，且李娃話音未落，又補上強烈言語補充：

今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，當與此子別卜所詣。所詣非遙，晨昏得以溫清，某願足矣。<sup>49</sup>

「今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。」已贖身之強烈作為，表達拯救鄭生之決心；「當與此子別卜所詣。所詣非遙」另外租屋，但不會過於遙遠，以此說服母親；「晨昏得以溫清，某願足矣。」以早晚能前來照顧，繼續加強對母親之說服。

李娃母親以六十多歲，李娃願意以未來二十年之花費給予母親，為己贖身，與鄭生到附近租屋，早晚都還能前來照顧。這番強烈用語，可以看見李娃心意已決，且一切規劃都以完整。

「姥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許之。」<sup>50</sup>李娃母親看其心意堅決只好答應。

李娃因看見鄭生之慘狀而心生後悔，並層層分析弊端予母親，最後提出為己贖身之堅持。李娃由此淡化狹邪完體，並在接續的情節中，完整建構俠女之完體。

## （二）女俠完體之構成

李娃也在北邊租了幾間房：「北隅四五家，稅一隙院。」<sup>51</sup>以此開始幫助鄭生：

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為湯粥通其腸，次以酥乳潤其臟。旬餘，方荐水陸之饌。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。卒歲，平愈如初。<sup>52</sup>

<sup>4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4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

「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為湯粥通其腸，次以酥乳潤其臟。」本圖式用以形容，李娃由外而內，對鄭生之病體展開營救；「旬餘」一旬為十日，表示李娃對鄭生照顧之細緻，才一旬的時間鄭生之身體有了好轉；「方荐水陸之饌。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」吃食及穿用皆取珍異，代表李娃對鄭生之重視；「未數月，肌膚稍腴。」二次形容鄭生恢復快速；「卒歲，平愈如初。」三次形容鄭生恢復之快速，以此表示李娃照顧之完備。

替鄭生沐浴更衣，準備湯粥、乳汁照顧其身體，幾天後給鄭生完整的食物，頭巾鞋襪也都準備珍貴的，一年後痊癒如初。本截點做為本小節之開頭，是為李娃俠女行為之始，在救治鄭生時，吃食以水陸之饌，穿用乃取珍異者，突顯李娃對待鄭生之盡力。

鄭生康復後，李娃問起鄭生之學業：「默想曩昔之藝業，可溫習乎？」<sup>53</sup>過往之學業，成為李娃詢問鄭生之主要。鄭生：「十得知二三耳。」<sup>54</sup>鄭生也只能想起十分之二三。李娃對鄭生的學業開始幫助：

娃命車出游，生騎而從。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，令生揀而市之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。<sup>55</sup>

「娃命車出游，生騎而從。」以此圖式宣告鄭生一切恢復；「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，令生揀而市之」至賣書之處，以鄭生之需要挑書；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。」以百金之花費，表示李娃對鄭生之注重，且不計較錢財之花費。

李娃與鄭生去了書店，鄭生挑了百金的書，全部載運回去。此處用以強化李娃之「仗義輕財」<sup>56</sup>的女俠氣息。

購書回府後，李娃亦分為三階段協助鄭生應考。

日夜專心以備考：

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，俾夜作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<sup>57</sup>

「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，俾夜作，孜孜矻矻」對鄭生要求，放棄外務專心向學，而鄭生亦不分日夜的學習；「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」此圖式為李娃之陪伴，以此表示李娃不只要求鄭生，亦要求自己。

要求鄭生放棄憂慮專心讀書，不分日夜的陪伴在鄭生身旁。鄭生經歷溫

<sup>5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。

<sup>56</sup> 崔奉源：《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》，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，1983 年 7 月，頁 20。

<sup>57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8-9。



習：「兩歲而業大就。」且認為自己：「可策名試益矣。」<sup>58</sup>經歷兩年溫習的鄭生，認為自己可報名參加考試，此時的李娃二度規勸。

鼓勵再讀在應考：

未也，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戰。<sup>59</sup>

「未也」李娃以俐落之兩字構建圖式，以此要鄭生止住傲氣，並持續「且令精熟，以俟百戰。」李娃對鄭生應考有所期待，故要其再精熟。

要求鄭生更為精熟過後，才能應付考試。鄭生也沒有讓李娃失望：「更一年，曰：『可行矣。』遂一上登甲科，聲振禮闈。」<sup>60</sup>隔年鄭生一舉考上甲科，名聲傳到了禮部。就在鄭生驕傲之時，李娃第第三次規勸。

要求鄭生再捷：

娃曰：「未也。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穢跡鄙，不侔於他士。當礪淬利器，以求再捷，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群英。」<sup>61</sup>

李娃再次以「未也」構建圖式，要鄭生停止初取功名之自滿；「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。」李娃認為初具功名之鄭生不可自滿，因為初具功名無法取得朝中要職，而且鄭生「子行穢跡鄙，不侔於他士。」在此圖式中李娃再度強調過去與鄭生之穢事，所以在下一圖式中要鄭生再捷，才能「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群英。」以此圖式，表示李娃對鄭生成就之期待。

李娃告訴鄭生，過去行為及品德不端正，所以需要再戰再勝，才能與其他英才爭霸。這次鄭生遇上大比之年<sup>62</sup>，報考直言極諫科：「生應直言極諫策科，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參軍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」<sup>63</sup>鄭生在直言極諫科拿到第一，授予成都府參軍之職，三公以下都成為了朋友。

上述三個截點為完整李娃成為俠女條件之一的：「重仁義，鋤強扶弱」<sup>64</sup>之特質。李娃從購書之截點為開始，共分三個截點的鼓勵鄭生溫書考試，鄭生也

<sup>5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5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60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6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62</sup> 大比之年指舉辦科舉之年，唐代科舉分為：常科、制科，常科每年舉行，制科為皇帝臨時設置，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為制科，此處大比之年指的是制科舉辦之年。

<sup>6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64</sup> 劉若愚著，周清霖、唐發鏡譯：《中國之俠》，頁 7。



不負鄭生父親之評：「吾觀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。」<sup>65</sup>鄭生父親認為其聰慧能一考而成。就在鄭生已成功名時，李娃卻求去：

娃謂生曰：「今之復子本軀，某不相負也。願以殘年，歸養老姥。君當結媛鼎族，以奉蒸嘗。中外婚媾，無自贖也。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」

66

以「今之復子本軀，某不相負也」圖式為開始，李娃認為鄭生已然恢復至京城之本意，自身任務已完成應當歸去，並以當時之願重新回歸照顧李娃母親「願以殘年，歸養老姥。」此圖式不僅是要回府照顧母親，更是要主動離開鄭生之訊號。「君當結媛鼎族，以奉蒸嘗。」李娃認為鄭生娶親要結交望族，自己身分不配，並期望鄭生「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」此圖式在描繪李娃期望鄭生自愛，別再如從前荒唐，並且自身求去。

李娃認為自己不負鄭生，不過自己身分卑賤，不配結交鄭生，只想回去照顧母親。求去之作為，符合俠的「重仁義，鋤強扶弱、不求報施」<sup>67</sup>特質，此處作為截點，用以突顯李娃俠益不求回報之形象，並完成李娃為俠女之完體。

《李娃傳》中的李娃，初始以狹邪完體出現，在第一小節中，李娃看見鄭生乞討之慘狀，後悔當時之作為，決定拯救鄭生，以李娃把鄭生移到西廂的截點開始，李娃分四個層面說服母親拯救鄭生，並在最後提及為己贖身之想，共計五個截點堆疊，淡化了李娃的狹邪完體。

在第二小節中李娃花費百金為鄭生購書為第一個截點，此截點的用意在於突顯俠客不計金錢之特質，爾後李娃分三階段建議鄭生應考之法，讓鄭生重回功名懷抱，三個截點之效用在突顯李娃在俠客行為中的仁義，最後主動求去，此截點可以顯現李娃不求回報的俠義精神。綜合以上各截點可以看出，李娃具有給鄭生幫助卻不求回報之特質，故本節之截點綜合後，乃成為李娃的女俠完體。

#### 四、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」傳統女性的回歸

古代女子受觀念影響，多受禮教束縛，如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：「婦人，從人者也，幼從父兄，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」<sup>68</sup>婦人就是追從他人者，並以此為三從，所依附跟從對象皆為男性，為人女後成人妻，相夫教子獲得男性肯定。除

<sup>6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2。

<sup>66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67</sup> 劉若愚著，周清霖、唐發鏡譯：《中國之俠》，頁 4。

<sup>68</sup> 阮元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台北，藝文印書館，1997 年 8 月，《禮記》卷第二十六〈郊特牲〉頁 506。



了追從之外還要有德，如《禮記·昏義》：「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，祖廟未毀，教於公宮，祖廟既毀，教於宗室，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」<sup>69</sup>出嫁前之女子需受教育，才能成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等四德，在三從四德的影響下，古代女性多在家中服務公婆及養育孩子。

本節將分為兩小節，第一小節乃以第三節為背景<sup>70</sup>，在第三節中李娃為女俠完體。在鄭生得功名欲求去，但鄭生父親知道事情原委後，乃要鄭生迎娶。此小節以李娃送鄭生至劍門為第一個截點，經過鄭生之迎娶，李娃由女俠完體褪下，走進了家庭。

第二小節從李娃嫁入鄭家為開始，組合各類圖式及截點，完整還原李娃在家庭內之風貌，完成傳統婦女完體。

### （一）鄭父備六禮迎李娃

李娃堅決求去，鄭生以自刎懇求：「子若棄我，當自剄以就死。」<sup>71</sup>在鄭生懇求下，李娃決定送鄭生至劍門：「送子涉江，至於劍門，當令我回。」<sup>72</sup>至劍門時鄭生亦與父親重逢：「父不敢認，見其祖父官諱，方大驚，命登階，撫背慟哭移時。曰：『吾與爾父子如初。』因詰其由，具陳其本末。」<sup>73</sup>父親認不得鄭生，見鄭生祖輩官職大吃一驚，父子便和好如初，細細詢問緣由，鄭生如實相告。父親知道事情始末後驚訝不已：

大奇之，詰娃安在。曰：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父曰：「不可。」<sup>74</sup>

「大奇之」父親以強烈口吻，表示鄭生遭遇驚奇；「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」此圖式增強李娃求去之堅定；「不可」以此兩字增強鄭生父親情緒的強烈，亦是把李娃留下之堅持。

鄭生父親強烈的反對讓李娃離開，此為本小截第一個截點，用以強化父親對李娃之驚訝，且不願意讓其離開。

父親租房留下李娃：「留娃於劍門，築別館以處之。」<sup>75</sup>並備齊六禮以替鄭生求親：

<sup>69</sup> 阮元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，《禮記》卷第六十一〈昏義〉頁 999。

<sup>70</sup> 本處敘述之背景，是以第三節之延續，故第三節為第四節之背景。

<sup>71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72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73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74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75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

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備六禮以迎之，遂如秦晉之偶。<sup>76</sup>

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」以說媒方式欲迎，此圖式之建立，用以傳達對李娃入家門之隆重，不只在媒人方面給了李娃敬重，鄭生父親亦「備六禮以迎之」用在文句中，把對李娃之重視增強。「遂如秦晉之偶」以此表次李娃及鄭生走入婚姻。

父親請了媒人，備齊六禮以迎娶李娃。此截點為李娃嫁入鄭家，擺脫女俠完體，走向傳統女性。

## (二) 李娃成傳統女性之完體

李娃嫁入鄭生家中，頗有婦道，且受家人稱讚：

娃既備禮，歲時伏臘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，極為親所眷尚。<sup>77</sup>

「娃既備禮，歲時伏臘」李娃主持家祭為圖式，以此證明鄭家對李娃之重視，不只家族事務，李娃在家庭內也有極高之讚譽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」李娃之婦道極好，且對家庭之管理嚴整，在家族以及家庭內雙向的表現下，得到眾人之好評「極為親所眷尚」被親族評價之高。

本小節之第一個截點，用以闡明李娃在家中評價，不只可以主持祭祀、符合婦道，還能受到公婆喜歡。

不僅奉養公婆受到滿意外，鄭生的官運亦能亨通：

累遷清顯之任。十年間，至數郡。<sup>78</sup>

本截點中首個圖式「累遷清顯之任」以鄭生身居要職為主要敘述，並在十年間升官快速「十年間，至數郡」此圖式用以增強鄭生升遷快速之感。

本節之第二個截點，用以表示李娃持家外，丈夫在外亦能連續任重要官職，不過十年，做過好幾個郡的長官。

李娃做為人母教子成功，孩子表現優異：

有四子，皆為大官，其卑者猶為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門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。<sup>79</sup>

<sup>76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。

<sup>77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9-10。

<sup>78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10。

<sup>79</sup> 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，頁 10。



本截點之第一個圖式形容李娃孩子：「有四子，皆為大官」以形容李娃四子之成就，這是對本小節一開頭對李娃婦道評價之證明；「其卑者猶為太原尹」太原尹為從二品之職位，四位孩兒之中，最小的官也有從二品之職，以此確立第一個圖式中的大官之職務，這四位孩子不僅有所成就，還能「弟兄姻媾皆甲門」姻親往來皆豪族，家庭之評價為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」以此再度加強李娃之教子成功，家族內外皆為隆盛。

四個孩子都成為了大官，門內姻親都是朝中望族，京中沒幾個人能比的上。本截點用以表示，李娃除了奉養公婆、相夫外，在教子上也能有所發揮。

李娃嫁入鄭生家開始共分為三個截點，從奉養公婆、相夫、教子，三個面向處處皆屬典範，組合起奉養公婆、相夫及教子三個截點，我們可以看見李娃為傳統女性之完體。

在第一小節中，李娃以俠女之完體陪伴鄭生至劍門，遇見鄭生父親的留下以及六禮之完備，兩個截點組合後讓李娃脫離了俠女之完體，此小節在全文中是唯一一個李娃被動的情節，從初始的吸引鄭生到輔佐科考，都是李娃主動為之，以此暗喻其脫離狎邪、女俠之主動角色，要以較為被動的傳統婦女為主要面貌。

第二小節說明李娃治家之成果，主外部分的鄭生，可以積累官職，且皆居顯耀，而在主內部分的李娃，各類家務完備，連祭祀都受到公婆讚賞，養育的四個孩子皆為大官，家中親戚皆為親貴。家庭事務的兩個截點，以及外務的一個截點，三個截點組合後，李娃為傳統女性完體。

## 五、結論

本文以英加登之圖式觀相為基底，向上發展出截點、完體兩個概念，在圖式觀相中，文本內的場景為其圖式，筆者在圖式之上增加截點，截點為眾多圖式中，凸顯特定角色之處，而在文本內不斷有圖式組合成截點，截點顯現後，他們自動會被組成角色之完體，此完體是可以被截點建構，但亦能被截點去除，故截點為圖像之上，具有能組成及拆解解色完體之用。

首節為李娃傳之狎邪女完體，鄭生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前去京城備考，卻在煙花巷遇上李娃，此相遇之場面為第一節第一小節分析，第一小節共分五個截點，鄭生看見李娃之美為第一個截點，知道親近李娃需花百萬金為第二截點，李娃全妝而出為第三個截點，鄭生被李娃之美驚艷為第四個截點，被李娃留下為共分五個截點。第二小節鄭生搬至李宅為第一個截點，不到一年，連車輛以及童僕都變賣為第二個截點。第三小節在鄭生無財後，李娃設下重重圈套甩下鄭生，前往竹林神廟為第一個截點，典當衣物購入祭祀牲禮為第二個截點，前



往阿姨家為第三個截點，有人稱母親生病為第四個截點，到了李宅發現大門深鎖為第五個截點。綜合以上十二個截點，可見李娃從設計、留下到逃脫，皆有其手腕以及方法，以此十二截點構成狹邪之完體。

在狹邪女構成後，李娃看見鄭生之慘狀，而向母親贖身，幫助鄭生找回原先之目標，故設計一個除去狹邪完體之過程，從後悔如此對待鄭生、在從內在人倫到外在天道說服母親，最後願意為己贖身拯救鄭生，總計三個步驟脫離狹邪。脫離後的李娃走向完體成女俠，從照顧鄭生痊癒、耗費百金購書、分三階段幫助鄭生重新應考，最後如俠客般不求回報的求去，總共六個截點，完整構成李娃之女俠完體。

女俠構成後，李娃走向傳統女性，而在設立傳統女性時，需要除去先前建構之女俠完體，這部分的李娃是被動的，他不像如同去除狹邪時之主動，而是被動的由鄭生父親規劃媒人、六禮等，李娃皆與過去不同的沒有主動參與，此為象徵由主動的狹邪、女俠身分，走向被動的傳統女性身分，在嫁入鄭生家中後，李娃去除了女俠之完體，並以伺候公婆、相夫、教子，三方面的成功為截點，三者組合後成為李娃傳統女性之完體。

透過以上李娃的三個階段，可以看見李娃完體之轉變。筆者以圖式、截點以及完體分析讀者的閱讀現象，從初始的狹邪女子，轉換成女俠，再轉換為傳統家庭之婦女，此三步驟由傳統視角中對女子地位評價，由最下層之煙花，轉至普世之女性，形成獨特的情節轉換，在情結轉換之中，李娃的地位從狹邪走回傳統價值，亦能看見唐代社會不計從前，而已最終回歸禮教為主要評價。

## 六、參考書目

### (一) 專書

劉瑛：《唐代傳奇研究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82年）

劉若愚著，周清霖、唐發鏐譯：《中國之俠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91年）

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，1993年）阮元：《十三經注疏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）

斯坦利·費什著，文楚安譯：《讀者反應批評：理論與實踐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

臧懋循：《元曲選二·續修四庫全書版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4月）

羅曼·英加登著，張振輝譯：《論文學作品》（河南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



白行簡：《李娃傳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，2012年）

## （二）學位論文

崔奉源：《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，1983年）

郭明珠：《唐傳奇愛情故事〈李娃傳〉〈霍小玉傳〉〈鶯鶯傳〉之寫作技巧研究》（嘉義：南華大學碩士論文，2003年）

方韻萍：《唐代俠女小說研究》（花蓮：東華大學碩士論文，2009年）

林保淳：《明代俠女形象研究》（臺北：輔仁大學碩士論文，2013年）

林子芸：《唐傳奇女性形象塑造的性別反省》（花蓮：東華大學碩士論文，2016年）

蘇怡靜：《唐代小說女俠人物研究》（屏東：屏東大學碩士論文，2016年）

楊茹茵：《唐傳奇愛戀故事研究》（高雄：中山大學碩士論文，2019年）

